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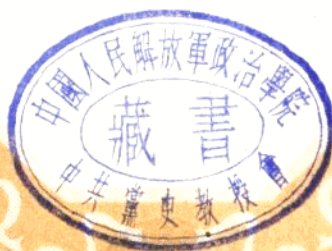
历史读物

第一輯

車桥战斗

CHEQIAO ZHANDOU

石 紅編写



通俗讀物出版社



历史读物

第一辑

- | | |
|-----------|-------|
| 車桥战斗 | 石 紅編写 |
| 坚持大别山斗争 | 周承术編写 |
| 二万五千里长征故事 | 夏 阳編写 |
| 大战孟良崗 | 吳 研編写 |
| “八一”南昌起义 | 由寄愚編写 |
| 太原之战 | 彭 飞編写 |
| 淮海战役 | 青 谷編写 |
| 井冈山斗争故事 | 王永宏編写 |
| 萊蕪之战 | 何 魯編写 |
| 渡黄河 | 周承术編写 |

內容說明

車桥是江苏淮安东南的一个大鎮。1943年春天，国民党軍閥把它讓給了日寇；1944年春天，新四軍在这里对日寇展开了歼灭战，拔掉了敌人这个据点。在这次战役中，我軍突破了敌人的坚强工事，收复了車桥鎮，打死和俘虏了鬼子和伪軍一千四百多人，活捉了敌指揮官三澤大佐。这次战役，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軍坚持敌后斗争的一次著名战役。本書介紹的，是这次战役的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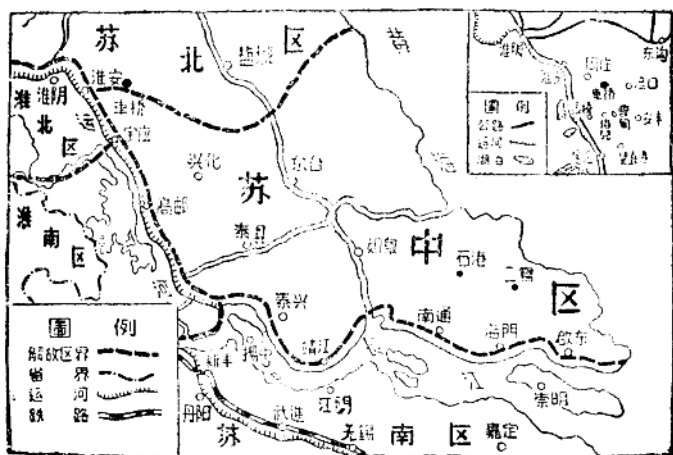
目 录

一	苏北有个扫帚星·····	1
二	千里平原一把刀·····	4
三	“飞将军”从天而降·····	6
四	八百鬼子见閻王·····	9
五	江淮河汉红旗飘·····	15

一 苏北有个扫帚星

車桥是苏北 淮安城东南的一个大鎮，离淮安城四十多里路。

在1943年春天以前，車桥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的所在地。当时的省政府主席是蔣介石的忠实走狗韓德勤。他是一个頑固透頂的反共“專家”。当日本侵略軍向苏北进攻的时候，他挂上了一塊抗日的假招牌，招兵买馬，扩充队伍，作为反共的資本。1940年10月韓德勤集中了十多万人馬，进攻泰兴县 黄桥鎮，想把苏北地区的新四軍主力一举消灭。結果，共产党领导的新四軍苏北部队，在陈毅、粟裕將軍指揮下，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援下，以六个团的兵力，以少胜多，打败了頑固派的十万反共大軍。在頑固派調兵进攻黄桥的时候，韓部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狂妄地叫喊道，“把苏北新四軍赶到長江里去喝水。”但是战斗的結果，黄桥附近的河里都漂滿了国民党进犯軍的尸首，老百姓用漁網往上拉，一網就是四、五个。叫嚷着要把新四軍赶到長江里喝水的反共“英雄”李守維，也落在老百姓的漁網里，这个本来又肥又大的家伙，喝足了河水，胖得像条



抗日时期苏中解放区形势图

水牛，把漁網都撐破了。

黃橋一仗决定了新四軍站穩苏北、建立和發展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大局。可是頑固不化的国民党省主席韓德勤却賊心不死，一方面执行了蔣介石“曲綫救国”的密令，派遣了李長江、楊仲华等將領去投降日寇，以揚州、泰州等地为据点，和日本軍隊一起进攻新四軍。一方面以重橋“省政府”为中心，南至曹甸、北至淤黄河，在这百里方圓的地区，筑起了一百多座圩子(土城)，專門找新四軍“磨擦”，專門破坏共产党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当时苏北有首人人都会唱的歌謠，这首歌謠充分反映了苏北人民对頑固派的憤恨，歌謠是

这样唱的：

天上有个扫帚星，
苏北有个韓德勤，
手下白养几万兵呀，
只会欺侮老百姓；
多少鬼子不去打，
反共磨擦是專家，
偷运粮食給敌人呀，
准备投降也是他呀！

1942年阴历大年初一，“省政府”的牆上發現了一副春联：上联是“早走几天天有眼”，下联是“再留此地地无皮”，橫批是“韓晚爷”。后来，“省政府”的保安厅捉了当地一百多个知識分子，严刑拷打，結果槍斃了两个小学教师。

这个与民为敌的反动政府在日本鬼子面前却像豆腐一样，不堪一碰。1943年春天，日寇調动了五六万人馬“扫蕩”共产党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因为日寇不滿意韓德勤半推半就的态度，因此，趁进攻新四軍的时候，順便扫了他一下。这一下子，这个反共“專家”的几万軍隊三天之內就逃的逃、降的降，垮得干干淨淨。他把想作为反共反人民的巢穴車桥，一槍不發地送給了日本侵略軍。韓德勤本人的性命还是新四軍把他救下来的；国民党“省政府”后方机关人員和他們的太太小

姐們也都是靠抗日民主政府給了他們給養，和新四軍的沿途保護下，同他們的“韓主席”一起退到國民黨的“大後方”去的。

“省政府”垮了；可是，韓德勤在蘇北作的孽，還在危害蘇北人民。他在車橋、曹甸等地“苦心經營”的成百座土城，成千座碉堡大部分都落在日本鬼子的手里，變成了鬼子進攻蘇北區、蘇中區新四軍的重要據點。

二 千里平原一把刀

蘇北區和蘇中區是塊大平原。從淮安城向東日夜奔流的八十里濶河是這塊平原的中心。新四軍的蘇北區和蘇中區也是以這條濶河為分界綫。日本鬼子占了濶河以後，就在韓德勤經營的一連串據點基礎上加固加多，從出淮安東門起，沿石塘、趙徐、車橋、涇口、柳金等集鎮上依河傍水修筑了二十多座圩子、幾百個碉堡，把這條八十里濶河綫變成了阻斷新四軍蘇北、蘇中兩個軍區聯系的鎖鏈。車橋又是這條鎖鏈的中心環節，好比在新四軍兩個軍區的中間插上一把刀子。日本鬼子把國民黨投降部隊中反共最堅決的“淮安保安縱隊”六百餘人作為車橋的常駐部隊，另外還駐扎了一隊日本兵。在車橋四周修筑了一道兩丈多高的城牆，

牆外挖了一丈五尺寬的深溝，牆上修了四個三、四丈高的大碉堡，在鎮內又建築了大小五十三個碉堡。在車橋圩門口寫着八個一人高的黑字：“金城湯池”“剿匪天共”。日寇時常狂妄地說：“新四軍若是能夠打下車橋，皇軍情願撤出蘇中。”

這一條橫在中間的封鎖綫，的確對我們增加了很多麻煩。蘇中、蘇北西部地區的聯繫，有時只能依靠鹽城、淮安之間的一片百里水蕩。可是敵偽常利用了車橋、溼口的據點，派出“黑摸隊”坐了小船到水蕩里來搶掠漁民和來往的商船和襲擊我們的水上交通站。當時，蕩里幾乎天天可以看到被敵人殺害的老百姓尸首，和被敵人搶空了的商船。我們根據地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軍隊為了保護人民的安全，組織了以連為單位的護航隊，並經常派游擊部隊在蕩里和敵人的“黑摸隊”鬥爭。可是在這個“只見蘆葦不見人”“小港河汊九十九”的水蕩里，要徹底清除敵人的“黑摸隊”是有困難的。要使蘇北、蘇中兩個軍區連成一片，要保護潤河兩岸人民的安全，就只有打掉它這條八十里長的潤河封鎖綫；要完成這個艱巨的戰鬥任務，關鍵問題是打下車橋。新四軍指揮部作了長期的准备工作，派蘇中新四軍第一師粟裕將軍所部的主力，去攻打車橋。

三 “飞將軍”从天而降

1944年3月4日夜里，以新四軍一师第七团为主力的攻城部队，帶了一百多架爬城云梯，突然从百里以外开到了車桥周圍，这时敌人还在梦中，什么也不知道。在黑夜中，我們把云梯架在圩牆外一丈五尺寬的深沟上，当作桥梁，过了深沟，又把竹梯竖起来，搭到两丈高的城牆上，迅速爬城。只用了三十分鐘時間，一千多个英勇战士就冲到車桥街上了。敌人从睡梦中醒来，慌忙地打着槍，但是怎么也擋不住生龙活虎的新四軍战士的进攻。敌人像沒头的蒼蠅，到处乱撞，拚命想鑽进碉堡去頑抗，一場激烈的碉堡爭奪战就在車桥全鎮展开了。

3月5日，当东方吐白，太阳剛露头的时候，車桥鎮上五十多个碉堡已經有一大半插上紅旗了。可是，东北角的圍牆上有个可以封鎖我們进路的大碉堡，还在敌人的手里。这个居高临下的大碉堡槍眼里吐出来的机槍火舌严重地威胁着我們已經进街部队的行动，而且封鎖了我們后續部队的进路。

这时，我們的突击部队接受了新的任务，迅速接近这个大碉堡。在彈雨横飞中，我們的战士喊着口号：



惠橋大歼灭战

(吳俊發 黃顯之 羅 明作)

“繳槍不殺！”“新四軍寬待俘虜！”可是，頑固的敵人根本不理睬我們的喊話，碉堡眼里的機槍像瘋了一樣的狂叫着。我們的戰士們氣極了，一個個跳到碉堡外面的水溝里，站在水里把手榴彈朝碉堡眼里打。可是，碉堡太高，風又大，大多沒有打中。

天已經大亮了，淮陰和淮安的敵人可能就要來增援。時間非常緊迫，要勝利就得爭取時間。碉堡里的敵人看到天亮了，也夢想守到援兵來到，並且狂妄地叫罵着：“小八路，你們沒有大炮，別想拿這個碉堡！”

這緊要關頭，我們突擊隊的一個名叫陳福田的戰

士，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从水沟里爬起来，到房子跟前拖来了一架梯子，又从水沟里爬过去，冲向碉堡，在碉堡的死角上把梯子架好，大叫：“同志们！给我手榴弹！”同志们递给了他八九个手榴弹，他就一骨碌爬了上去。他把手榴弹一个个拉开了火药线，直向碉堡眼里塞。下面的同志们又不断把手榴弹传递给他。碉堡着火了，没有炸死的敌人从烟火里一个个鑽出来，机枪、步枪丢了一地。陈福田满脸塵烟地和战友们一起捉着俘虏、捡着枪枝。后续部队飞快涌了上来，几个人把陈福田举了起来，高声地欢呼着：“我们的飞将军！”

剩下来的一批碉堡，战士们采用了“飞将军”的办法，一个一个地都解决了。曾经是韓德勤的亲信，后来是日本人的忠心奴才，一贯反共反人民的伪“淮安保安纵队”六百多人全军复灭。敌人被打死的有伪副团长、营长以下二百多名，被活捉的有三百多个。

汉奸部队全部歼灭了，可是躲在車桥中心一个坚固碉堡里的三十多个鬼子，凭着他们的四挺歪把子机枪和充足的弹药，还在死命地顽抗。我们的战士向他们喊话，鬼子不理不睬。

那时候新四军里有一批在历次战斗中俘虏来的日本兵，经过了我们的教育，认识到日本法西斯军阀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就参加了“日本军人反战同盟”。

反战同盟的苏中区支部宣傳委員松野覺是一个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积极战士，当时他看到这样的情景就自告奋勇地冲到距离敌人碉堡二十公尺近的地方向碉堡里的敌人喊話。可是，敌人死不觉悟，不但不接受松野覺的忠告，反而瘋狂地向他开枪。松野覺見說理不成，就拿起武器，与敌人对射；他打死了两个法西斯且寇以后，不幸被敌人的子彈打中了头部。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士松野覺同志，就这样在車桥战场上英勇牺牲了。

法西斯强盜的頑固不化，激怒了我們的战士。密集的槍彈，密集的手榴彈，向敌人的碉堡里猛打。一股股濃烟从碉堡眼里冒出来，三十多个鬼子在新四軍战士的猛攻下全部消灭了；車桥鎮本身的攻击战結束了，車桥圩子頂上插滿了鮮艳的胜利紅旗。这时已經是3月5日下午四时了。

正在这个时候，在車桥鎮西北十多里的地方却又在展开一場更激烈的、規模更大的战斗。

四 八百鬼子見閻王

3月4日夜間，我軍攻进車桥圩子的时候，車桥的守敌已經接接連連打了很多求援电報給淮安、淮阴等

地的敌人。駐守淮阴的日本第六十五师团的师团长馬上連夜从兩淮、泗阳、漣水、宿迁等抽調人馬，向車桥急进。敌人舍不得牺牲这批鎮守車桥的日本“皇軍”和汉奸部队，敌人更不願失掉这条阻斷新四軍南北交通的澗河綫，因此，淮阴敌人指揮部給車桥守軍的回电是八个大字：“死守待援、大軍即到。”

果然，5日下午，从各地抽調来的八百多个鬼子，已經逼近車桥了。这路人馬共包括四个步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一个机槍中队。这批“皇軍”由大队长三澤大佐率領，浩浩蕩蕩，杀气騰騰，坐了汽車，順着澗河北岸的公路向車桥而来。

我軍指揮部，早已料到敌人这一步棋子。因此，在車桥打响第一槍的时候，就在車桥以西十多里的周庄、受河、蘆家灘一綫伏下了以一师第一团为主力的一支强大的伏击部队。不但赶筑了防御工事，而且在工事前面的坟包、土埂、公路側坡等估計敌人可能利用的場地下面都埋了地雷。而且在韓庄的前面还筑了一道迷惑敌人的假工事。

太阳偏西，澗河边上的大風沙刮得塵土飞揚，百步不見人影。这时，敌人的前鋒部队已經到了韓庄西面我軍的假工事前面，汽車离假工事五十公尺的地方停下来了，敌人迅速跳下汽車，摆开陣势，展开了重机槍、擲彈筒的火力，噠！噠！噠！咚！咚！咚！猛烈

地向我軍“工事”轟击。猛打猛轟了半个小时，“工事”都被打坍了，可是一个新四軍也沒有瞧見。敌人發覺受了我們的騙，就再爬上汽車，向东开来。敌人的这一陣空打空杀却替我們報了一个实訊，使我們更好地做好作战准备。

敌人汽車的馬达声越来越近了，虽然風沙滿天，但只要听着这种声音，就可以正确地計算出敌人还有多远。我軍陣地上的战士已經清楚地看到敌人开始进入我軍的地雷陣了。河南岸的我軍陣地就發出了第一排槍，敌人馬上停了車，各自攜帶武器找掩蔽的地形。他們找的都是坟包、土埂、公路側坡，这些“良好的地形”里埋着不声不响的地雷，一碰到这些日本鬼子都突然轟轟地怒吼起来了。这边的坟包剛轟散到天空，那边的土埂又炸开了花，把这群日本法西斯强盜炸得东倒西歪，有的死有的伤。还活着的想另找地形，却又碰上了地雷。一个扛輕机槍的鬼子，被炸得“飞”了起来，連人帶槍，落到河里。

一陣地雷惊碎了敌胆。慌乱的敌人，迅速窜进附近民房，凿穿牆壁，向我們陣地乱射。三澤大隊長，远远地在地面上站着，用望远鏡找我們的陣地，指揮大炮、重机槍向我們猛烈射击。我們的战士们却靜靜地伏在工事后面，一槍不發。

敌人整理了队伍，組織了冲鋒队，上了刺刀，向我

們冲过来。当鬼子們“哇啦哇啦”叫喊着冲到我們陣地前面几十公尺的时候，我們的战士們用排子槍和手榴彈来热烈地欢迎他們。敌人像秋風扫落叶似的倒下了一批，剩下几个沒打死的，就像兔子似的溜回去了。

一次、二次。敌人的两次冲鋒都被我們打垮了。我們的陣地前面，鬼子兵的尸首七零八落地躺着。

这时，太阳已經落山了，暮色蒼茫，晚風卷着塵土在戰場上飞舞；槍声、炮声暫時停了下来，戰場上一片出奇的寂靜。敌人怕的是夜战，平时一到晚上，他們就縮到烏龟洞(据点)里去。可是，在这曠野河堤上，他們已无洞可鑽。我軍的指揮部却在緊張地組織兩支强大的突击部队，准备将敌人包圍起来，消灭掉他。

天色全黑了，敌人复灭的时刻到了。当敌人發現我們在包圍着他的时候，立刻退到韓庄村子里去。可是，敌人撤退得太迟了，我軍已經从东、西、北三个方面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圍圈；南边是一条流急水深的澗河，敌人是难以渡过的，而且河对面我們也早已埋伏着部队。

九点鐘，雄偉的冲鋒号划破了沉靜的春夜，激战开始了。我們的部队排山倒海似的向敌人压过去，手榴彈成排地在敌人陣地中間爆炸开了，敌人从烟火中反扑过来，都被手榴彈压了回去。

一場惊天动地的肉搏战在黑夜中展开了，喊杀声、拚刺刀声、手榴彈爆炸声交响成了一片。一团六連三

排長陈永兴用手榴彈炸倒了几个鬼子，忽然从橫里竄过来几个鬼子，扑到陈排長身边；这时敌我混战在一堆，手榴彈也不能擲了，陈排長用手榴彈鉄壳痛击鬼子头顱，連續死三个鬼子，陈排長也被敌人刺中后腰，英勇牺牲。有一个战士冲到鬼子战壕边，突然从战壕里跳出两个鬼子向他刺来，他的腿上中了两刺刀，可是他无畏地猛力用槍托打倒了一个敌人，其他一个吓跑了。有一个鬼子向我們的一个彈藥手猛刺，刺中了扁担，彈藥手沒有槍，他抽出手榴彈当鉄錘，向鬼子头上猛撻下去，鬼子倒下去了；他迅速夺下了鬼子的槍，反手刺死了敌人。

战斗非常激烈。敌人瘋狂地掙扎，一个鬼子軍官手槍打不响了，丢了槍，拔出指揮刀在河堤上乱舞乱劈。我們的一个排長和三个战士决心活捉这个鬼子軍官，从三面包圍了他。鬼子一蹦就跳下了河，我們的排長和三个战士也跟着跳下了河，排長夺他的刀，一个战士捉住他的手，另外两个战士拖着 he 两条腿，四个人連拖帶打，終于把这个瘋子似的鬼子軍官活捉上了岸。我們一个連指導員抱住了一个鬼子，鬼子刺刀刺破了他的手，指導員咬紧牙关忍痛不放，鬼子急得乱蹦乱跳；另一个同志跳过来，帮着指導員把这个鬼子活捉了。鬼子虽勇，但終敌不过我們的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士。

到了下半夜，敌人已經潰不成軍了。向东北方向突圍不成，又向西南突圍；左冲右突总是逃不出新四軍强有力的包圍圈。很多敌人淹死在澗河里；也有不少敌人陷在蘆家灘的淤泥塘里，跑也跑不动，急得举起双手哇哇乱叫，終于成了我軍的俘虏。

天亮以前，战斗結束。到处是火光，到处是濃烟，到处是敌人的尸首。三澤大隊長也在夜战中被我軍打死了。6日，部队吃早飯的时候，老百姓前来报告道：“前庄子田里还躲着几个被打散的鬼子。”战士们把飯碗一放，說：“去！捉活的去！”在軍民团团圍困下，像捉野兔子似的把十一个失魂落魄的“皇軍”活捉了。

这时，敌人从宿迁赶来的十八輛汽車的增援部队，以輕便坦克和装甲車为掩护，一路盲目扫射，向我陣地进攻。我軍一團團長廖政国立刻派出一营主力去迎击敌人。战士們在胜利的鼓舞下，士气十分高漲，一下就将敌人拦住了。等到增援的敌人知道三澤大佐的八百人馬已經大事不妙，就急忙掉轉屁股，逃回紧靠淮安城不远的石塘据点去了。

三澤大隊長率領的八百“皇軍”，一个不留地被我軍歼灭了。我軍还活捉了四十八个鬼子，其中有山本三一炮兵中尉等軍官四人。在抗战期間，这是第一次活捉这样多的日本官兵。